

大世界

奇人的故事

武 茂 编写

故事和探险故事系列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科幻故事和探险故事系列

武 茂 编写

奇人的故事

故事世界

科幻故事和探险故事系列
奇人的故事
武茂编写
吉林出版集团

内容提要

本书所收的科幻故事,是选取世界科幻小说中的几部名著,在保留原作品思想内容和主要人物、情节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。这些科幻故事内容集中,主线清楚,情节衔接紧凑,读来引人入胜。

封面设计:周建明

封面画:毕树校
插图

责任编辑:毛红强

目 录

隐身人.....	(1)
不朽的人.....	(52)
弗兰肯斯坦.....	(94)

隐 身 人

一 车马旅馆的怪客

2月初的一天，阴沉沉的天空飘下纷纷扬扬的大雪，地面上的一切都被雪覆盖起来，白茫茫一片。英国南部苏塞克斯郡的避暑胜地伊滨，冬季本来就显得萧条，现在更是死气沉沉，家家掩门闭户，街道上冷冷清清。

在这寒风凛冽大雪纷飞的天气里，小镇的“车马旅馆”里却来了一位客人。这个人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一个粉红色光亮的鼻子尖，肩头和胸前堆满了雪。进到屋里，他把手提的黑色小皮箱往地上一扔，使劲跺着脚，一边抖掉身上的积雪，一边对店主人霍尔太太说：“快，给我一个有火炉的房间。”说着把两个金镑扔到桌子上。

冬天还有人来伊滨光顾她的旅馆，出手又这么大方，霍尔太太真是喜出望外。她把客人安顿好，生上炉火，又忙着去为客人做饭。

霍尔太太把一盆热气腾腾的火腿蛋端进客人房间的时候

候，只见客人还像一尊石像似的站在那里，帽檐和肩头往下滴着水，连手套也没有摘。

“先生，饭好了，请用吧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客人客气地道了谢，可还是站着没动。

当霍尔太太为了送佐餐的芥末再次走进房间里的时候，她发现客人已经把脱下来的外衣和帽子放在火炉前的一张椅子上，一双湿淋淋的靴子搁在火炉的挡板上。

“我把这些东西拿去给你烘干了吧！”她一面说着一面朝放衣服的地方走过去。

“别碰帽子！”客人说，可是话音不太清楚。

霍尔太太转过身，发现客人抬起头正瞪着自己。他用带着褐色手套的手拿着一块白色餐巾捂着脸的下部，把嘴和下巴全遮住了，这大概就是他说话不清楚的原因。霍尔太太对客人的话没有反应，她的目光还盯在客人的身上：客人那粉红光亮的鼻子上架着一副带侧光的很大的蓝眼镜；头上扎着十字形绷带，一条缠满额头，另一条遮住了耳朵，绷带的上下左右露出了又黑又浓的头发；深褐色丝绒外套那黑色的麻布高领倒翻过来，围着他的脖子。这副古怪的模样，可真把霍尔太太惊呆了。

“别碰帽子。”客人显然对痴呆呆看着自己的霍尔太太很不满意，又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。

霍尔太太极力使自己镇静下来，她把帽子又放回椅子上，喃喃地说：“我不知道，先生，我不知道……”她拿着湿衣服向房门口走去，禁不住又回头向客人望了一眼，他那遮

住下半个面孔的白餐巾还没有拿下来。

等霍尔太太再到房间里收拾桌子上的东西时，客人已经坐在一个角落里，背向着窗帘，正在吸烟。餐巾已经拿开，可是脸的下部又围上了一条丝巾。她在屋里这段时间，客人虽然朝烟斗看过两眼，却没有往嘴里放过，显然他并没有忘记烟斗里还燃着烟丝。

“我有几件行李存放在白兰勃赫斯特车站，能不能尽快帮我运到这里来？”

“先生，从这里到车站，是高原上一条陡路，又下了这么大的雪，路不好走哇！去年这条路上就翻了一辆马车，车夫和乘车的绅士都死了。”霍尔太太发现客人在那副深幻莫测的眼镜后面冷冷地瞧着她，赶紧补充说：“不过请先生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找人帮你尽快把行李运回来。”

天阴得越来越沉，雪也越下越大，下午4点钟的时候，房间里已经很黑了。霍尔太太在酒吧间点上了灯，并把刚刚进来的钟表匠泰狄·汉福莱领到客房，想让他把那个时针总是指着6点的旧钟修理一下。推开房门的时候，客人正坐在火炉边的椅子上，包扎着绷带的头垂到一边，好像正在打盹。屋里没有点灯，炉火把房间里的东西映得泛着红光，显得阴暗模糊。霍尔太太忽然觉得眼前这个人张着一副大得出奇的嘴，这张嘴几乎占据了整个面孔的下半部。她把门缝开大了些，从酒吧间射进的灯光使屋里亮了些。这时，客人突然跳了起来。霍尔太太发现他用围巾捂着脸，就像原来用白餐巾那样遮盖着。

“先生，能让这个人进来把钟修理一下吗？”

“修钟吗？当然可以。”客人四下张望了一下，又转向霍尔太太，问运行李的事安排了没有。她告诉客人，已经和邮差谈了这件事，明天就可以把行李运回来。

“我是个实验家，我的行李都是仪器和设备。我到伊滨来是希望得到安静，由于一件事故……我必须休养一段时间。有时我的眼睛又累又痛，我必须在黑暗的房间里关上几个钟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丝一毫的吵扰，都会使我不胜其烦……希望你能谅解。”

“当然，先生。”霍尔太太说，“恕我冒昧地问……”

“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。”客人不客气地打断了霍尔太太的话。

霍尔太太走出房间之后，客人一直站在汉福莱身边看他修钟。汉福莱生性好奇，对客人的这副怪模样已经产生兴趣，想多逗留一会儿，从客人身上发现点什么秘密，还想找机会和客人攀谈几句。他作了件完全没必要的工作——把钟的机件都搬了出来，这只不过是为了多耗费点时间，并且试探着和客人搭讪：“今天的天气……”

“你干吗不干完活赶快走呢？”客人显然尽力在压抑着心中的怒火，“你所要做的只不过是把时针安到它的轴上去。你简直是在捣鬼！”

“当然，先生……还要一会儿……”汉福莱显得很尴尬，做完活赶紧走了出去。

在路上，汉福莱遇到了霍尔太太的丈夫——霍尔。霍尔

是个马车夫，他这是送完客人之后从西德桥回来。

“你家里来了个怪人，”汉福莱把这位奇怪的客人向霍尔描绘了一番之后说：“你说他是不是装的？他住在你家，可连名字也不说。”

霍尔回到家，想问个究竟，看个明白。可一回家就遭到妻子一顿骂，因为他在外边贪酒吃，回来晚了。不过临睡前霍尔还是叮嘱妻子，明天客人行李送来的时候，要留神看看是什么东西。

“你少管闲事，我的事由我自己来办。”霍尔太太一句话把丈夫顶了回去。可是她自己心里对这位异乎寻常的怪客人也心存疑虑，猜不出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。

二 怪人怪事

客人的行李第二天运到了，有两只皮箱，一个书箱，还有十几只篮子、匣子、箱子，里面装的都是用草包好的玻璃瓶。

客人依旧是那身装束出现在旅馆大门的台阶上，“把箱子搬进来吧，我等够了！”说着，他走下台阶，到车子后面伸手去拿一只较小的篮子。车夫费伦德萨的狗对着他狂吠起来，并朝他的手扑上去。他抬起脚向狗踢去，狗侧身一跳，一口咬住了他的腿。嚓的一声，他的裤子被撕破了。这时费伦德萨的鞭子打在了狗的身上，狗嚎叫着退到车子下面去了。客人转身跑回旅馆。

霍尔关心客人的伤势，跟着回到旅馆，进了客人的房间。屋里挂着窗帘，光线很暗，他一进门仿佛看到一只没有手的路膊在摇动，还有一张白脸，脸上只有三个模模糊糊的大点子，就像一朵惨淡的三色紫罗兰。这时，他觉得有个看不见的东西在眼前一晃，胸部遭到猛然的一撞，倒退了几步，房门迎面砰地一声关上了。他在楼梯口愣了一会儿，猜不出刚才看见的是个什么东西，也不敢再进屋去，就退了出来。几分钟后，客人又出现在旅馆门口。围在这里看热闹的人群中，有人肯定地说，他的裤子和手套都换过了。

“您给咬伤了吗，先生？”费伦德萨歉疚地问道，“真对不起，那只狗……”

“没什么，”客人说，“皮也没有擦破，快把东西搬进去吧。”

东西一件件搬进了房间。客人迫不及待地打开一个又一个篮子、匣子……稻草散乱地堆在地毯上。桌子上、书架上、碗柜上、炉架上、房间四边的地上，到处摆满了各种各样、大大小小的瓶子，有的装着药粉，有的装着各种颜色的液体，还有一些试管和一架天平。瓶子刚取出来，客人就开始工作起来。书籍、箱子和其他行李，以及满地的稻草，他都置之不顾了。

霍尔太太送来晚饭的时候，看到他正在把瓶子里的液体滴入试管，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人进来。霍尔太太看到房间被弄得乱七八糟，很不高兴，故意把盘子重重地放到桌上。客人被惊动了，把头转了过来。她看到他没戴眼镜，眼窝深得

出奇。他又回过头去戴好眼镜才转过身来向着霍尔太太生气地说：“你进门之前要先敲门！我在进行既紧急又重要的研究，谁也不能来打扰我。”

“当然，先生。假如您愿意的话，可以把门锁上。”

“好主意！”客人马上表示赞同。

“这些稻草……”

“如果这些稻草会引起什么麻烦的话，请记在帐上。一先令，一先令够了吧？”客人又不耐烦了。

“好吧，只要您满意，当然……”

客人不再理会霍尔太太的唠叨，又忙他的工作去了。

整个下午他都锁着房门。屋里大部分时间是安静的，可有时也能听到他在房间里急促地走来走去脚步声，敲桌子声，以及把碎玻璃瓶扔到地上的声音，还不时自己叨唠着什么，甚至有时还暴躁地大声喊叫。

从这天开始，车马旅馆这位客人就忙开了自己的事。他有时起得很早，一整天忙个不停。有时却很晚才起来。有时在房间里来回踱步、吸烟，有时又暴怒地打碎或折断东西，自言自语的时候越来越多。白天他很少出门，可是每天黄昏以后，不管是什么天气，他总要裹得严严实实的一个人到村边最偏僻最阴暗的道路上去散步。他那副古怪可怕的样子，常常把从他身边路过的人吓得魂不附体。后来，村里的人们天一黑就关门闭户，熄火灭灯，以免再碰到他。

村里的人对他的议论也多起来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有人说他一定是个罪犯，为了逃避警察追捕，所以把全身包扎起来，

有人说他准是个无政府主义者，乔装打扮到这里来制造炸药；也有人说他是个疯子……由于他性情暴躁，不时有一些使人们受惊的狂妄举止，所以人们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：这是一个令人憎恶的怪人。

村里的医生寇斯，出于职业上的兴趣，想打探一下他为什么缠了满头的绷带，也想了解一下他那上千个瓶子究竟是干什么用的。他以村上要请一个护士，需要大家捐款为名，于4月初的一天，拿着募捐簿到客人住处去了。在屋里也就呆了10分钟时间，便面无人色地跑了出来，一口气跑到村里牧师本丁的家里。

本丁牧师看到寇斯那惊恐不安的样子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关切地问道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寇斯向牧师要了一杯葡萄酒，愣愣地坐在那里喝酒出神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喘着气向牧师讲了他访问旅馆怪客的经过。

“我进去的时候，他手插在口袋里在椅子上坐着。我谈到请护士的事，问他是否肯捐款，他说要考虑一下。我问他是不是在搞研究，他说是的。我问是不是长期的研究，他不高兴了，说是‘长得出奇的研究’。我再问是什么研究，他发火了，问我打听这个干吗？我赶紧赔不是。可是他自己又讲起来，说他以前得到过一个最值钱的药方，他看过之后放在桌子上，可是一阵风把药方吹进了壁炉，等他冲过去想抓回来的时候，药方已经燃烧着向烟囱升去。为了讲得形象些，他把胳膊伸了出来。我发现这只是一个空袖子，直到关节部位什么都没有。我吃惊地叫了一声。他瞪了我一眼，又看看自己

的袖子，赶紧把衣袖放回口袋里去了。我问：“一只空袖子，你怎么能使它动的？”他马上站起来，走近我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说这是一只空袖子？”说着又把袖子从口袋里抽出来，向我伸过来，伸得很直，袖口离我的脸只有15厘米。我看得很清楚，里面确实什么也没有。我开始害怕了，一只空袖子这样一直伸到我面前，真是太让人吃惊了。后来，像是两个手指捏住了我的鼻子，可把我吓坏了，我转身就跑了出来。”

寇斯又要了一杯葡萄酒，喝了两口，心有余悸地说：“我碰到他袖口的时候就像碰在胳膊上一样，可是那里边没有胳膊，什么都没有！”

牧师见寇斯这么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，想来他讲的情况不会是假的，也说：“这件事是奇怪，太奇怪了。”

紧接着，村里又发生了两件怪事。

一件发生在牧师本丁家里。

这天后半夜，本丁太太睡梦中好像听到卧室的门被人打开又关上的声音，突然惊醒。她坐在床上静听，听见有人光着脚从更衣室穿过走廊向楼梯走去。她轻轻唤醒丈夫。牧师悄悄地走到楼梯上。他听到有人在楼下他的写字台上摸索，接着有人大声打了一个喷嚏。他拿了一根棒子蹑手蹑脚下了楼。他从楼下大厅的门缝向里一看，见桌上点着一支蜡烛，抽屉打开了，可看不到人。这时本丁太太也下来了，面色苍白，显得很紧张。

他们听到金钱的叮当声，知道家里仅有的储蓄——五枚半镑一个的金币，被小偷找到了。本丁拿着棒子猛地冲进去，

大喊一声：“投降吧！”可是房间里空无一人。夫妻二人在房间里找遍了，也没找到人。这时候走廊上有人大声打了个喷嚏，他们赶紧冲了过去，刚走了一半，又听到厨房门开关的声音。牧师进了厨房，隔着窗户，看到后门被打开了，可是没看到有人出去；过了一会，开着的门却又砰的一声关上了。牧师夫妇里里外外地查看，直到天亮还是连个人影也没找到。两人站在楼下愣愣地出神，牧师嘴里不停地重复着：“真是奇怪，真是奇怪……”

另一件怪事发生在车马旅馆，时间是和牧师家出事的同一个晚上。凌晨，霍尔夫妇到地下室去弄啤酒，走到地下室门口的时候，想起忘了件东西，霍尔返身上楼去取。走到楼梯口的时候，他发现客人的房门半开半掩，觉得挺奇怪。取了东西下楼时，看到前门的门闩拨开了，他记得晚上这门肯定是锁好的。联想到客人那半开的门，觉得蹊跷，又重新跑上楼去。他敲了几下客人的门，没有反应，就推门进去了。屋里没有人，客人的外衣、帽子、绷带，都扔在床上和椅子上。他赶紧跑下楼去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妻子。

夫妻俩决定再去看个究竟。他们走上地下室台阶的时候，仿佛听到前门开关的声音。因为看到门是关着的，也就没当回事。霍尔太太首先跑上楼梯，有人在楼梯上打了个喷嚏，当时霍尔在妻子后面有一段距离，两人都以为是对方在打喷嚏，也没在意。霍尔太太推开客人房门的时候，觉得身后有人呼吸的鼻息声，回头一看，丈夫还在一丈开外的楼梯尽头，感到很奇怪。霍尔上来以后，两人一块进了房间。霍尔

太太摸摸枕头和客人的衣服，都是凉的。“他出去至少有一个小时了。”霍尔太太对丈夫说。这时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：客人的帽子从床柱上跳了下来，在空中划了大半个圆圈，直向霍尔太太冲来；一块海绵也从脸盆架上飞过来，椅子上客人的衣服飞向一边，椅子凭空悬起来，四只椅子腿朝着霍尔太太直逼过来。屋里还响起了一阵干笑声，那声音和怪客人的声调一模一样。霍尔太太吓得尖叫一声，转身跑出了房间，霍尔也跟着跑出来。房门被猛地关上了。

霍尔把几乎吓晕的妻子抱到楼下。

“椅子会飞……他那绷带扎起来的脑袋，眼镜遮着眼睛，从来不上教堂做礼拜，还有……肯定是他，是他在家具里放了鬼。把他锁在外面，别再让他进来了。”霍尔太太说话颠三倒四，但脑子看来还是清楚的。

天已经亮了，霍尔把铁匠华杰斯、烟店老板赫克斯特和他的学徒都叫到家里来，商量该怎么办。大家还没拿定主意的时候，客人的房门却突然打开了，怪客站在门口瞪着大伙看了好一阵，然后又恶狠狠地把门关上了。大家面面相觑，“他是什么时候进去的？”人们心里有着共同的疑问。

“去问问他！”霍尔鼓起勇气敲了一下门，把门推开说：“对不起，请问……”

“滚蛋！”怪客大声喊道，“把门关上。”

一直到快中午的时候，谁也没敢再去靠近他的房门。本丁牧师家失窃的事也传开了，人们自然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，霍尔向地方官谢格尔福斯请示去了，车马旅馆里的人越

聚越多。

怪客人大概是饿了，拉了三次铃，可是没人理他。人们可以听到他在屋里暴跳如雷地走来走去，不时地咒骂着什么，还有纸张的撕裂声和瓶子的碰撞声。

将近中午的时候，他突然打开房门，招呼霍尔太太。

霍尔太太拿着一个放有帐单的托盘过来了，“您是在等您的帐单吗？”她问。

“为什么不给我开饭？”

“为什么还不付帐？”

“我三天前就告诉你了，我在等一笔汇款……”

“我等你付款都等五天了。”

“汇款还没有来，可我口袋里……”

“三天前你说除了一镑银币，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
“我又找到一些……”

“真奇怪，你是从哪儿找来的。”

聚在旅馆的人群也骚动起来，“对，问问他这钱是从哪儿找来的。”有人嚷着。

客人生气了，他跺了一下脚，气恼地问霍尔太太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我奇怪你打哪儿弄来的钱？还有，你晚上干什么去了？你的房间怎么空了？你又是怎么进去的？你房间的椅子怎么会飞起来？还有，你是……”

“够了，别说了！”客人粗暴地大声喊着，举起戴着手套的手，握紧了拳头顿着脚说：“我是谁？我是什么人？好，我

就让你看看!”

三 隐身人大闹伊滨

怪客人张开手掌贴在脸上，然后又把手缩了回去，这时他脸的中央变成了一个黑洞。他走到霍尔太太跟前，把一件东西递给她，说：“拿去。”霍尔太太接过来一看，不禁尖叫一声把它扔到地上，原来这是怪客人那粉红色发光的鼻子，鼻子在地板上滚着，却发出了空纸板的声音。这时，怪客人又摘下眼镜、帽子，扯去胡须和绷带，大家看到客人的头不见了，领子以下的躯体还站在那里。霍尔太太面对这个无头的怪物，吓得大叫一声撒腿向门外跑去，人们都慌乱地向外逃，跌跌撞撞，不少人摔倒了，爬起来又跑。

这天正是伊滨的集日，街上的人很多，他们看见车马旅馆里的人没命地往外跑，都好奇地围了过去，急着打听是怎么回事。车马旅馆门前人头攒动，人们都想看看里面的情况，争先恐后地向前挤。有人绘声绘色地向围观者讲述自己看到的怪事：“没有脑袋，明白吗？不是说话没头没脑，是没有脑袋的人！”“他拿着一把刀和一片面包，从那扇门进去了。没脑袋，就一个身子！”

人群后面一阵骚动，闪开了一条路，霍尔领着村里的警察包倍·杰福斯来了，铁匠华杰斯跟在后面。他们跨上台阶走到客房门口，门开着，屋里因为挂着窗帘，光线很暗，朦胧中看到那个没脑袋的身体正对着他们，戴着手套，一手拿着